

父亲从遥远的故乡寄来一封快信。

老人家很少来信,莫非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禁不住匆匆拆下手头的工作,马上拆开看。

父亲道:“荣儿,工作忙吧。来信没有。上个月村干部对我们说要开始实行什么养老保险,大喇叭里也在说这件事,亲戚们坐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也拿不定主意。隔壁三子在乡政府做事,他们家带头交了钱,领到了小本子,前天三子回家跟我说了半天,要我也去办,说是越早交钱

记得小时体弱多病,为了不影响我的功课,父亲冒严寒每天骑自行车苦行十多里路,到学校亲自为我打针。

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料峭寒风把父亲的右手吹出一道伤口,能看懂我的回信。

从邮局回来,雨后初晴的阳光正洒在高楼、洒在车水马龙的大街,透出一派生机。回想父亲那封信,感慨丛生。中国人

殷红的血迹凝结在父亲暖在怀中的药瓶和针管上。

昏黄的路灯把父亲身影拖得很长很长,我明白那长长的影子正是父亲长长的希望一般,无言地阐释着他的每一个举动中。而我那时回报父亲的也无非是每学期还算优秀的成绩单附加一张奖状。

后来还真如父母所期盼的那样,我考进了一所颇象样的学府。这着实让父母毫不过份的虚荣满足了一次。正常的教育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同时

我也猛然记起要示意父母快点回去时,已经难以看清他们的身影了。之后,我依旧是回家拿钱。父母依旧慷慨解囊,嘱咐盈耳。

四年清贫而逍遥的日子一晃即过。我原以为参加工作,总算有了让我尽孝心的机会。我也以为这

张汇款单和附言栏内问父母安的象征性牵挂。

电话铃骤然响起,传来父亲熟悉而略带苍老的声音,他说算好了我休息的日子,在车站接了好多次却没见我回来。我手握话筒,一种发痛的愧疚洪水般漫过心堤,泪水

滴在脸上。我也许对亲情漠然到置若罔闻,可这丝毫毫不会影响他们思女情切。我渐渐明白,抛开世界万物的沉浮,在父母的眼里我即便是将来儿孙成行,也永远是他们的

生不变的牵念。今夜,遥望故园,思念的双翅翩翩穿越时空,我多想为母亲再剪一次发,为父亲再修一次须,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纵容我任性的双手弄乱了您的头发,划伤了您的下颌,我会再小心一点,再用心一点……

父亲在乡下,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像所有庄稼汉那样,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舐犊之情。

每当在静夜中念及父亲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居然还称得上是模范父亲:不抽烟,不赌博,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无以为乐的乡村角落算是“出淤泥而不染”了。父亲只喜欢喝点小酒,大多是老白干,最近跟着流行走,改喝啤酒了。但往往是不胜酒力,不一会儿就昏昏睡去。父亲喝没喝“高”旁人绝对看不出来,因为隐藏着深深的不像有的人热衷于借酒装疯,吵吵闹闹搞得路人皆知,鸡犬不宁。

其实记忆中的父亲已有些模糊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沉默和爆发。他的沉默让黄发垂髫初懂事理时的我特别畏惧,他的爆发总是劳其筋骨,鞭我体肤到我“刻骨铭心”。当时的我像男孩子一样特别调皮,倔强又自尊,所以被落汤狗般痛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后来就上演了无数次深夜出逃的“事件”,远远地躲在隐蔽的角落,观察父亲平时不可能有的长吁短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的心里就有莫名的快感。现在想起来也同那样撩动心弦。当然后来无一例外地会被捉拿“归家”,免不了等着“海鞭”,没有别的言语,只有树枝条飞舞。这段痛并快乐着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我得背着比

我个头还大的黄布包去离我家很远的地方住校读书了,那年我十二岁。于是,每星期不是我沿着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土路回家,就是母亲辗转骑着学校,父亲也来过。那么几次他说是顺道来的,后来母亲“告密”说是他自己坚持要来的。他见了道,我还是很沉默,其实我知道,父亲也说不出来什么让人感动的活,不像现在的我口若悬河唇枪舌箭,举止言谈可谓声色俱厉,声情并茂。那时候父女俩倒像闹别扭似的,一声不吭,默默地吃一顿饭,然后他回家去,我上课去。每次父亲似乎都欲言又止,想说什么,终于又没说什么。而那时的我就像逃出猫爪的老鼠,正庆幸有了自由,只是现在回想起父亲的眼神,总觉得特别温馨和熟悉。

近年来,特别是我为人妻,为人母,事业小有成就以来,父亲似乎比较爱唠叨了,他沉默的时候肯定是我在天花乱坠,“胡乱神侃”。当时的我像男孩子一样特别调皮,倔强又自尊,所以被落汤狗般痛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后来就上演了无数次深夜出逃的“事件”,远远地躲在隐蔽的角落,观察父亲平时不可能有的长吁短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的心里就有莫名的快感。现在想起来也同那样撩动心弦。当然后来无一例外地会被捉拿“归家”,免不了等着“海鞭”,没有别的言语,只有树枝条飞舞。这段痛并快乐着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我得背着比

父亲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女儿一家的生活和新鲜的一切。当我逢年过节看望过父母携妻带女回城的时候,每次父亲都是欲言又止,就像我年少求学时那样,父亲习惯于这种沉默,就像他习惯喝点酒就去睡觉一样。但现在父亲往往喝酒后不再去睡觉,而是执意要送我们上火车,看我们在他眼中渐行渐远。

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让我再抱你一下,好吗?”最后一下,我抬起头望着飘雨的天空,没有回答。我的嘴角抽动着,用手拂去发梢上的雨滴,转过身走了。打开单元防盗门时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回头。

方舟神情落寞地踩着积水向路口走去,但还是不经意间望了望我家的阳台,就在这一瞬间,静悄悄的雨夜里突然发出一声巨响,那是工地吊车上预制板落地的声音,工地上的工人匆忙放下工具,奔向事故的地点,可是已经晚了。方舟的身体被压在预制板下面,四周的鲜血如梅花般惨烈地绽放。他死了。

方舟大学的同学们在整理他的衣物时,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三件遗物:一封情书,是我三年前的情人节给他写的;一支断裂的钢笔,一面刻着一朵小花和我的名字;一盘VCD光盘,上面刻录了方舟自弹自唱两首情歌,在光盘的最后段落,有一句独白:“如果不能给你幸福,我宁愿一个人走,走到最远的天边静静地

为你祝福。”听着方舟轻吟浅唱的情歌,朋友们都哭了,哭得很伤心。方舟的生命象一颗流星,就这样陨落了。如果我能当时让他抱一下,如果我能接受他的礼物,如果他没有回头看阳台上温暖的灯光……

生与死,爱与恨,原来只在一刹那。三个月后,我的婚礼在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婚礼仪式上,当司仪递过话筒,问我:“恋爱时最心动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泪如泉涌,哽咽着说:“让我抱你一下,好吗?”婚礼上的乐曲嘎然而止,司仪眉飞色舞地喊着:“新郎,抱一抱啊,快抱啊,别不好意思,呵呵。”

酒店外的阳光很明亮,深蓝色的天空,有一群白鸽飞过,鸽哨声在空中悠然响亮……

2001年3月2号,我终于和我心爱的男孩阿文结婚了。存进3000。阿文看完拆开的幸运星,然后按照阿文写的日期顺序逐一查看:

2000年3月1号,我和阿文第一次见面,见到他的我便喜欢他了。存进1000。

2000年4月15号,阿文接我下班差点发生了车祸。存1000。

2000年7月7号,平生第一次和异性同吃夜宵,阿文吻我了。存2000。

2001年2月14号,阿文送我第一朵玫瑰花。存2000。

2002年5月2号,第一次给阿文写那么多短信,他没回信,取出1000。

2002年9月15号,是中秋节,他没打电话回来。取出1500。

2003年正月初一,他没回家。取出2000。

阿文发现,自从自己离家去上海后“爱情储蓄罐”一直是取出的时候“爱情储蓄罐”却是倒欠5000。她最后一次取出的日期正是2003年2月14号情人节。他那天正跟敏在上海的一家星级酒店享用浪漫的烛光晚餐。

而存人最多的时候是他和玲结婚的那天。他存了3000。

阿文颓废地瘫倒在地上,如被电击一般,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敏打来的,他按下接听键对着手机大声哭喊:“你还我爱情储蓄,你还我爱情储蓄,你还我的玲玲……”

一封家书

□文/科荣

越划得来,交得多,到老了不能动了得的也多。乡下人自己种田自己吃,能有这样的好事?你要有时间就给我们回封信,要真是这样,我们听你的,也去办……

看着父亲一毛一划的字迹,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一双期待的眼神。在父亲他老人家的心目中,好象我是什么都知道的。也许是这些年他们都怕搞怕了,先有白条,后来又是收这费那费,上面一提交钱就心慌。也难怪,社会保障改革对目前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新概念、新思想,更不要说在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的偏僻乡里。

我知道乡下人很质朴,恐怕不相信现在交钱,等未来某一天坐在家里就能拿到钱的事实。我绞尽脑汁尽可能通俗地把养老保险的内容、好处总结了一二。我要让父亲相

总向往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曾有几时中国农民羡慕吃“公家饭”的城里人能拿到退休工资,老来生活不愁。今天,改革正在把乡下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变成现实,老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为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们默默祈祷,为他们能赶上这样一个好时代而欣慰,也为我们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顺利发展深深祝愿。

但可惜的是,男人在外当惯了孙子,回家要做爷爷,哪肯轻易挂“免战牌”,一副金刚怒目的嘴脸,惹得女人越发起火,于是双方的话语上纲上线。男人批点女人在家不能恪守妇道,勤勉家务,相夫教子;女人反唇相讥;骂男人不会公关社交往上爬,不会下海经商挣钱……男人在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口齿伶俐的女人面前节节败退,一时急火攻心,顺手操起烟灰缸就砸,女人被瓷器落地的声音刺激了一下,啼哭声传下半响,待清醒过来,又尖锐地响起,拣起家里那些三钱不值两钱的碗盏狠命一摔,于是唧唧喳喳之声不绝,女人这时多半披头散发,悲痛欲绝,后悔自己当初瞎了眼,怎么会找上这个活宝?男

多一半会停息。几句,那战火多半会停息。

但不幸的是,男人在外当惯了孙子,回家要做爷爷,哪肯轻易挂“免战牌”,一副金刚怒目的嘴脸,惹得女人越发起火,于是双方的话语上纲上线。男人批点女人在家不能恪守妇道,勤勉家务,相夫教子;女人反唇相讥;骂男人不会公关社交往上爬,不会下海经商挣钱……男人在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口齿伶俐的女人面前节节败退,一时急火攻心,顺手操起烟灰缸就砸,女人被瓷器落地的声音刺激了一下,啼哭声传下半响,待清醒过来,又尖锐地响起,拣起家里那些三钱不值两钱的碗盏狠命一摔,于是唧唧喳喳之声不绝,女人这时多半披头散发,悲痛欲绝,后悔自己当初瞎了眼,怎么会找上这个活宝?男



居家过日子,就免不了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而夫妻吵架的起因,往往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结婚了,老婆讨到手了,男人往往会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于是伪装剥去了,“本性”恢复了,讲话的口气粗了,忍让的时候少了。

而结了婚的女人,也不再作小鸟依人、欲语还休状,她们变得唠叨,变得烦躁,常常一边口里数落着男人,一边手脚不停地干着家务。控制力好的男人装聋作哑,双方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婚后的男人耐性和自制力已大大退化,他们听得见,难免反驳几句。于是架就吵开了,你一言我一语,针尖对麦芒,吵着吵着,女人忽然觉得心酸,一天到晚做牛做马服侍老的小,还没句好话;想想自己婚前当公主婚后当使女,受气挨骂,怨气直冲父

亲,于是边哭边喝酒。他喝了五越委屈。想十多年的酒,可儿这时若谓酒精锻炼出来的“老干将”。

父亲一般是自己掏钱买酒喝,通常是在家中自斟自饮。他这一生究竟喝过多少酒无法统计。反正家中那个近三尺高的坛子常年不空,小商贩定期送酒来。

我从记事起就看见堂屋饭桌上总放着一个酒瓶,别人抵债的一卡车酒分发下

来。我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他,他气呼呼地将一箱酒搬回家,父亲却眉开眼笑,仿佛那是一箱人民币。

后来,家中来客,父亲到镇上去批发生猪时总带两瓶好酒,客人刚喝一口就皱眉头:“这酒不好。”父亲忙细品,是不对劲。仔细看看,找不出什么毛病,客人说:现在造假技术很高,假冒包装以假乱真,看酒就像看人一样,要看内容,判定真假的好办法是亲口细品,而且只有你这样的老革命才有本事品出来。自那以后,再来客时,他买酒总分外小心,可谁能给他一双慧眼呢?

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关于商贩用甲醇兑制假酒,致死数人之事告诉

曾几何时,“离了没有?”成了一些场合的流行语。多日不见的朋友相聚,唯有如此招呼,才不算“老土”。曾经让人羞于启齿的“离婚”一词,被挂在了嘴边,到处招摇。

离婚,被看作是男人事业成功的标志,女人魅力不衰的象征,于是,无论是“成功男士”,还是正在走向成功的男士;无论是妩媚风情的女士,还是风韵犹存的“徐娘”,不少人都忙着离婚,剩下那些没离婚的,也免不了把“大不了离婚!”当成“口头禅”来威胁对方。一时间,中国人似乎进入了一个“离婚时代”。

冲出“围城”天地宽。离了婚,“海阔凭鱼跃,无任鸟飞”,可是没过多久就会发现,这天地宽倒是宽,只是觉得无边无际,让人心里没着落,刚刚获得的喜悦很快被新的烦恼所代替。有人从一座“围城”冲向另一座“围城”,折腾了半天,搞得心力交瘁,蓦然回首,才发现还是画地为牢,而这个“牢”,还不如当初的那个“牢”温馨,尤其难以割舍的,是对儿女的那份牵挂、那份无奈、那份愧疚……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复婚又流行起来,曾经“激情燃烧”的夫妻,带着悔恨与理智又走到一起,过起了夫唱妇随的平静日子。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用这句话注解“复婚”,还显得过于肤浅。结婚的青年男女中,不少是被热恋的浪漫冲昏了头脑;离婚的夫妻中,不少是被“墙外”的“花香”熏昏了头脑;而复婚的男女双方已没有了那份冲动和幼稚,多了一份理性,这种理性非设身处地、深思熟虑是不得要领的。失落了的幸福又被找回,既是幸运,也是幸福。

流行复婚,流行的其实是情感的返朴归真。

我的奶奶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依旧那样清晰。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她最疼爱我,最了解我,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记得奶奶除了做饭,照顾我们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读书读报。这对一个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来说,是不容易的,奶奶三十多岁就守寡,是靠大伯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并供我的父亲读书。奶奶告诉我,她就是在忙完一天的活计后,偷闲跟我的父亲学的字。可能是不太熟练的缘故,她读书念报时,总是把声音拉得长长的像唱歌一样,我就在这种音乐般的读书声中一天天长大了。后来,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也许与奶奶的耳濡目染有关。

奶奶不但心灵而且手巧,我们姊妹三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奶奶亲手缝制的。她用大号的旧衣服给我们改做的新衣服,既合身又漂亮,谁见谁夸。奶奶疼我们却不溺爱我们,从小就培养我们爱劳动的好习惯,她用绣十字花的专用布裁成枕套,让我们选好喜欢的图案,自己学着绣,绣好后,她再缝成枕头,当我们枕着自己绣的枕头,睡觉做梦都在笑。

奶奶没有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对我的影响却是在不经意的唠叨中。比如,吃饭没有吃干净,她会说,“小不能不能糟蹋粮食,要天打五雷轰的。所以,

好上了。玲不知疲倦地给阿文写信,说自己怀孕了,让阿文放心工作,自己会好好照顾自己。然而阿文没有回信,而是打电话说自己还不想当爸爸,让她把孩子流掉。玲坚持自己的观点,想要有个孩子,因为她觉得有点孤单,并且,玲仍然坚持每个礼拜给阿文写上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盼望着阿文回来。阿文仍然没有回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阿文坐飞机回到家乡,但一切都太晚了。母亲告诉阿文说,玲在医生问她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时她毫不犹豫地保孩子。“为了能让你有个孩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那可怜

的玲哟……”玲的母亲说完早已泪流满面。玲的母亲交给阿文一个精致的小皮箱又说:“这是她留给你的。”阿文颤颤地接过小皮箱。小皮箱是他结婚时买的,皮箱用的是密码锁,密码的号码是2030,那是用他和玲俩恋爱时常听的一个《爱你》的广播节目编的。阿文把皮箱平放在地上,把密码调到

2030后小皮箱开了,他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他在恋爱时给玲写的书信。书信的旁边躺着一束被塑胶袋裹着的已经枯萎的玫瑰,那是他送给玲的第一朵玫瑰。玫瑰的旁边放着两个玻璃瓶,一瓶是他在刚恋爱时送给玲的装着海沙、贝壳的瓶子。另一瓶则是玲买的。他拿起那个瓶子,只见瓶身被玲用碳素笔写着“爱情储蓄罐”字样。玻璃瓶内装满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成的幸运星。

阿文打开瓶盖,发现彩纸折成的幸运星写着字,他忙把幸运星拆开,只见幸运星写着: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阿文坐飞机回到家乡,但一切都太晚了。母亲告诉阿文说,玲在医生问她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时她毫不犹豫地保孩子。“为了能让你有个孩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那可怜

的玲哟……”玲的母亲说完早已泪流满面。玲的母亲交给阿文一个精致的小皮箱又说:“这是她留给你的。”阿文颤颤地接过小皮箱。小皮箱是他结婚时买的,皮箱用的是密码锁,密码的号码是2030,那是用他和玲俩恋爱时常听的一个《爱你》的广播节目编的。阿文把皮箱平放在地上,把密码调到

2030后小皮箱开了,他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他在恋爱时给玲写的书信。书信的旁边躺着一束被塑胶袋裹着的已经枯萎的玫瑰,那是他送给玲的第一朵玫瑰。玫瑰的旁边放着两个玻璃瓶,一瓶是他在刚恋爱时送给玲的装着海沙、贝壳的瓶子。另一瓶则是玲买的。他拿起那个瓶子,只见瓶身被玲用碳素笔写着“爱情储蓄罐”字样。玻璃瓶内装满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成的幸运星。

阿文打开瓶盖,发现彩纸折成的幸运星写着字,他忙把幸运星拆开,只见幸运星写着: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阿文坐飞机回到家乡,但一切都太晚了。母亲告诉阿文说,玲在医生问她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时她毫不犹豫地保孩子。“为了能让你有个孩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那可怜

的玲哟……”玲的母亲说完早已泪流满面。玲的母亲交给阿文一个精致的小皮箱又说:“这是她留给你的。”阿文颤颤地接过小皮箱。小皮箱是他结婚时买的,皮箱用的是密码锁,密码的号码是2030,那是用他和玲俩恋爱时常听的一个《爱你》的广播节目编的。阿文把皮箱平放在地上,把密码调到

2030后小皮箱开了,他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他在恋爱时给玲写的书信。书信的旁边躺着一束被塑胶袋裹着的已经枯萎的玫瑰,那是他送给玲的第一朵玫瑰。玫瑰的旁边放着两个玻璃瓶,一瓶是他在刚恋爱时送给玲的装着海沙、贝壳的瓶子。另一瓶则是玲买的。他拿起那个瓶子,只见瓶身被玲用碳素笔写着“爱情储蓄罐”字样。玻璃瓶内装满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成的幸运星。

阿文打开瓶盖,发现彩纸折成的幸运星写着字,他忙把幸运星拆开,只见幸运星写着: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文/永斌

把写好的祭文撕成碎片撒到河里。

听说是他主动申请的。方舟对我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很想把所有的爱的花朵都送给我,直到我的父母与他谈之后,方舟终于明白女孩一生的幸福是自己不能给予的,因为他家乡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城市的玫瑰。这一切,我却不知晓。

天很晚了,我和方舟从歌厅里走出来,我真的很生气,在关键的时候,方舟竟然要弃我而去,我的心有些刺痛的感觉。

出租车停在我的路口,还有一段路要一起走。我们一前一后走过建筑工地的时候,家阳台的灯光还亮着,家的对面在建一座高楼,父母最近给我介绍的男友买下了九层最大的房子,我很喜欢那套房子,可是我更爱方舟,我只是希望方舟能伸出手拉我一把,给我一点信心和鼓励,可他却不顾三年的恋情,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小城。

终于到了我家的楼下,我和方舟面对面站着,方舟的眼神充满了期待。

远方,流到奶奶的身边。那个年代,没能留下她的坟墓或骨灰,每到清明,无法祭奠,只好在心里默默祈祷,祝她老人家在天国平安。

好上了。玲不知疲倦地给阿文写信,说自己怀孕了,让阿文放心工作,自己会好好照顾自己。然而阿文没有回信,而是打电话说自己还不想当爸爸,让她把孩子流掉。玲坚持自己的观点,想要有个孩子,因为她觉得有点孤单,并且,玲仍然坚持每个礼拜给阿文写上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盼望着阿文回来。阿文仍然没有回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阿文坐飞机回到家乡,但一切都太晚了。母亲告诉阿文说,玲在医生问她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时她毫不犹豫地保孩子。“为了能让你有个孩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那可怜

的玲哟……”玲的母亲说完早已泪流满面。玲的母亲交给阿文一个精致的小皮箱又说:“这是她留给你的。”阿文颤颤地接过小皮箱。小皮箱是他结婚时买的,皮箱用的是密码锁,密码的号码是2030,那是用他和玲俩恋爱时常听的一个《爱你》的广播节目编的。阿文把皮箱平放在地上,把密码调到

2030后小皮箱开了,他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他在恋爱时给玲写的书信。书信的旁边躺着一束被塑胶袋裹着的已经枯萎的玫瑰,那是他送给玲的第一朵玫瑰。玫瑰的旁边放着两个玻璃瓶,一瓶是他在刚恋爱时送给玲的装着海沙、贝壳的瓶子。另一瓶则是玲买的。他拿起那个瓶子,只见瓶身被玲用碳素笔写着“爱情储蓄罐”字样。玻璃瓶内装满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成的幸运星。

阿文打开瓶盖,发现彩纸折成的幸运星写着字,他忙把幸运星拆开,只见幸运星写着: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

春节过后不久,阿文在一家咖啡厅与敏聊天的时候手机响了。电话是玲的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玲的母亲说玲难产了,可能有生命危险,让阿文快点回去。

阿文坐飞机回到家乡,但一切都太晚了。母亲告诉阿文说,玲在医生问她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时她毫不犹豫地保孩子。“为了能让你有个孩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那可怜

的玲哟……”玲的母亲说完早已泪流满面。玲的母亲交给阿文一个精致的小皮箱又说:“这是她留给你的。”阿文颤颤地接过小皮箱。小皮箱是他结婚时买的,皮箱用的是密码锁,密码的号码是2030,那是用他和玲俩恋爱时常听的一个《爱你》的广播节目编的。阿文把皮箱平放在地上,把密码调到

2030后小皮箱开了,他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他在恋爱时给玲写的书信。书信的旁边躺着一束被塑胶袋裹着的已经枯萎的玫瑰,那是他送给玲的第一朵玫瑰。玫瑰的旁边放着两个玻璃瓶,一瓶是他在刚恋爱时送给玲的装着海沙、贝壳的瓶子。另一瓶则是玲买的。他拿起那个瓶子,只见瓶身被玲用碳素笔写着“爱情储蓄罐”字样。玻璃瓶内装满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成的幸运星。

阿文打开瓶盖,发现彩纸折成的幸运星写着字,他忙把幸运星拆开,只见幸运星写着:

信,自从和敏好上后,他再也找不到先前给玲写信时的那份温柔和激情。他再次打电话淡淡地对玲说:“我现在在创事业,以后不要写给我,等我赚了钱就在上海买房接你出来。”玲不知道阿文在外面有了女人,因而耐心地等待着阿文赚了钱接她去上海。

2003年的春节阿文没有回家陪玲过年,理由是公司业务繁忙,抽不开身。其实,他是因为陪敏去云南北地游玩才抽不开身。